



黑孩子

[几内亚]

卡马拉·莱伊著
黄新成译

黑 孩 子

〔几内亚〕卡马拉·莱伊著

黄 新 成 译

重 庆 出 版 社

一九八四年·重庆

责任编辑：杜虹

封面设计：江东

黑 孩 子

〔几内亚〕卡马拉·莱伊著

黄新成译

重庆出版社出版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）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5.625 插页2 字数88千
1984年2月第一版 1984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8,700

书号：R10114·83

定价：0.44元

对于《黑孩子》 我想说的几句话

黄新成同志把《黑孩子》译成中文之后，给我看了，问我有什么感想。

我觉得：书很好。读了它，我更多地了解了非洲，更多地了解了几内亚。我爱那儿的儿童、青少年，还有他们的父兄辈。

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和几内亚人民是朋友。

《黑孩子》是一本给儿童、青少年读的小说。至于我，六十多岁的老人了，也满有兴趣地读完了它。读着读着，我和小说中的莱伊，和他的朋友，和他的父母辈在一起了。

同时，我也回到了我自己的童年、青少年时代。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和莱伊一样，有欢乐，也有苦恼。我也上过类似莱伊上过的小学，那当然是旧中国的小学了。我也受过老师的体罚，受过高年级同学的欺负。那时的小学有许多严重的缺点，但它还是给了我知识，我不能忘记它。

莱伊永远怀念着“土生土长的茅屋的温暖”。我呢，三十年代在大学念书也曾写过这样的诗句：“低矮的茅屋前，妈妈在风雨中，朝朝暮暮地锄着草；漫长的岁月里，白发的老祖父，驱着牛儿种着稻。”故乡总是常常在我的梦中出现。

几内亚同中国有许多相似的地方，虽然远隔万里，人们的肤色也大不相同。

我们都爱母亲，故乡，自己的祖国。而祖国是最伟大的母亲。

古老的风俗，淳朴的人民，天真的孩子！

从古老的过去，走向新的现在；而新的现在里，又总是有着古老的过去。还落后，但我们在前进；还有愚昧，但我们人民确实都很聪明；还有野蛮，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既有悠久的传统精神文明，又有正在建设的新的精神文明。

我顶喜欢书的前面《献给我的母亲》的这些诗句：

“是您，使我内心充满喜悦！”

“是您，那么耐心，宽容我的任性。”

“啊，感谢您，我的母亲。感谢您为我做的一切。”

“是您培养了我，是您教我学会了

走路……”

孩子在母亲辛勤的抚育下成长。

我没有去过海边，我没有见过海。

可是，读了《黑孩子》，我跟着莱伊来到科纳克里，看到了海。多美丽的海啊！当然，那是几内亚的海，不是中国的海。但是，我想：它们，总会有共通的美丽处，共通的诱人神往于无际的魅力，共通的兴人“直挂云帆济沧海”之感！

莱伊生活着的土地，包括他在那儿出生、度过了他的童年的库鲁萨，同我生活着的土地，包括我度过童年的小川北，当然迥然不同。读着《黑孩子》，我强烈地感受着几内亚、尤其是库鲁萨的风光的异国情调。

但是，仍然有许多与我童年时的故乡既陌生又熟悉之处：温柔的茅屋；芳香的泥土；铁匠铺炉火熊熊，铁砧上铁锤叮当，金星般的铁花四溅……

《黑孩子》快结束的地方有一句名言：“在咱们的国家里，还有许多事情要做。”是的，我们各自有许多事情要做。我们都在奋勇前进。各自的故乡、各自的祖国，都在日新月异，不断变化。我们新中国也还穷，城乡正在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

化建设；新的几内亚的朋友们也正在忙着做许多事。中国和几内亚的儿童、青少年，则都在为把自己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而勤奋学习。

几内亚和中国，彼此的儿童、青少年，他们的父母以至祖父母辈，都是朋友。我们应该互相了解，过去和现在；互相更加关心。中国的儿童、青少年，会高兴地读一读《黑孩子》这本书；我们成年人、老年人，也将有兴趣读一读这本书。

张自强

1982年11月于重庆市歌乐山下

献给我的母亲

黑人妇女，非洲妇女，
啊，你是我的母亲……
我想念你……
啊，达曼^①，啊，我的母亲，
是你背我，
是你抚养了我，
是你教我学会走路，
是你开阔了我的视野，
让我领略了人间奇迹，
我想念你……

山村的妇女，
江河岸边的妇女，
啊，你是我的母亲，
我想念你……
啊，你，达曼，啊，你，我的母亲。

① 达曼是非洲的一个部族。

是你擦去了我的泪水，
是你使我内心充满喜悦，
是你那样耐心，宽容我的任性，
我多么喜欢再呆在你身旁，
多么喜欢在你身边重做孩子！

平凡的妇女，
温顺的妇女，
啊，你是我的母亲，
我想念你……

啊，达曼，铁匠之家的达曼，
我始终想念着你，
我每迈一步都想念着你，
啊，达曼，我的母亲，
我多么喜欢再受到你的慈爱，
多么喜欢在你身边重做孩子……

黑人妇女，非洲妇女，
啊，感谢你，我的母亲，
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
儿子身居如此遥远的地方，
就象呆在你的身旁！

小时候，我常在爸爸的茅屋旁玩。

——
那时有几岁呢？我记不大确切了。我自然还很年幼，也许五、六岁吧。我妈妈同我爸爸呆在作坊里，他们的说话声，铁匠铺里顾客的交谈声，还有铁锤打在铁砧上的叮咛声，互相交织在一起，时不时传到我的耳里，叫我感到放心、安定。

突然，我被一条正在茅屋周围爬行的蛇吸引住了，这蛇像是在那里闲逛。我马上走了过去，拾起掉在院子里的一根芦苇——这是从院子周围的芦苇栅栏上脱落下来的——接着，我将芦苇伸进蛇的嘴里，蛇并不躲开，象对这游戏挺感兴趣，它把芦苇慢慢吞下，我觉得它眉开眼笑，象在吞噬一个猎物，吃着津津有味。它的头渐渐靠近了我的手。这时，芦苇几乎全被吞没，蛇的嘴离我的手指非常近了。

我嘻笑不止，一点儿也不害怕。当时，要不是一个名叫达马尼的学徒走出来，我相信蛇很快

就会把它的钩牙扎进了我的手指。那学徒向我爸爸比了比手势，我立刻感到从地面上升了起来。原来，爸爸的一个朋友将我抱在怀里了。

大家围住我吵吵嚷嚷，议论纷纷。妈妈叫嚷得更凶，还打了我几巴掌。我哭了起来。这意外的喧嚷比挨巴掌更使我激动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稍微平静了一点，周围的吵嚷声也停止了，我听见妈妈严厉地警告说，再也不准这样玩蛇。我向她作了保证，虽然并不明白这游戏的危险。

爸爸的茅屋在作坊旁边，我常常在茅屋周围的遮阳走廊里玩。这茅屋是我爸爸一个人的，用粘土和水搅拌打成的泥砖修建，象所有的茅屋一样，屋顶圆圆的，盖得十分漂亮。从一道长方形的门走进屋内，只见一缕暗淡的阳光从一个小窗口射进来。屋子右边摆着一张床，这床和泥砖一样，也是用粘土做成的，床上铺着一张普通的柳条席和一个塞满木棉的枕头。在茅屋尽头的小窗户下面，那儿光线最好，是摆放工具箱的地方；屋子左边放着长袍^①和脆皮^②，此外，在床的枕头上方放着一些陪伴我爸爸睡觉的砂锅，装着从植物和树皮里提取出的物质。这些砂锅都有白铁皮盖，都用一串串小贝壳镶边，又华丽又稀奇。人

① 非洲黑人穿的一种宽大的长衫。

② 用来垫在地上跪着祷告的兽皮。

们还以为里边装的是茅屋里最贵重的东西哩，其实只是护身符水，是用来驱赶作恶的精灵的，据说只消涂一点在身上，人就能降妖伏魔。我爸爸睡觉之前，从不忘记将它涂在身上。他在这个砂锅里取一点，在那个砂锅里吸一滴，因为每种液体，每种护身符水都各有特殊的法力。但是，究竟是什么法力呢？我全然不知，因为我很早就离开了爸爸。

我在遮阳走廊里玩，可以直接看见作坊，同样，那里的人也一眼就能看见我。这作坊是我们经营区里最主要的房屋。我爸爸一般都呆在这里指挥工作，亲自锻造主要部件或者修理精巧机件，在这里接待朋友和顾客。因此，天刚蒙蒙亮，作坊里就传出声响，直到夜晚才安静。另外，打我们经营区进出的人，都必须穿过作坊。作坊里人总是川流不息，可是没有谁显得特别匆忙，每个人都有话想说，都愿逗留下来观看作坊里的工作。有时候，化铁炉火光把我们吸引住了，我便走过去，但是我很少进作坊，因为里面的人教我十分害怕。当有人想抓住我时，我拔腿就跑。过了些时候，我才养成了习惯，蹲在作坊里观看火光耀眼的化铁炉。

那时候，我的活动天地是爸爸的茅屋周围的遮阳走廊，妈妈的茅屋和种在经营区中间的广柑

树下面。

一穿过作坊，跨过尽头的门，就能看见广柑树。这株树，如果把它同森林里的大树相比，就算不了什么，但它那茂密的、像上了层釉的树叶遮住了阳光，形成一团浓荫。每逢开花时节，一种使人头晕的香味满院飘散。结了广柑后，我们眼巴巴地望着，耐心地等待它们成熟，等待爸爸作为一家之长——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之长——下令采摘广柑。采摘的人们陆陆续续把一筐筐广柑顶给我爸爸，爸爸再将广柑分送给经营区的人们、邻居、顾客，然后才允许我们到篮子里去随意拿取。爸爸手不紧，甚至过分慷慨，无论谁来，都留在我们家吃饭。因为我不象客人那样吃得快，要是妈妈不把我那份留下的话，我可能会总是挨饿。

“坐在这儿。”她对我说，“吃吧，你爸爸发疯了。”

她对这些客人不太热情，他们人多，吃菜狼吞虎咽；我爸爸呢，他吃得很少，饮食非常有节制。

我家住在铁路边，火车沿着经营区边的芦苇栅栏行驶。说真的，火车靠栅栏这样近，以至于从火车头上排出的火星，有时候把栅栏都给点燃了。为了不使栅栏全燃起来，必须赶快把火苗儿

扑灭。

这既有点吓人，又有点好玩，引起了我对火车通过的兴趣。甚至没有火车通过时——因为火车的班次，完全取决于江河运输^①，而江河运输是最无规律的——我也常去久久地凝视铁路。铁轨在阳光直射下闪闪发光，从黎明起就被阳光烘烤的红石渣，已经晒得发烫，以至从火车头掉下的机油立刻就被吸收，甚至痕迹也不留下。究竟是这火炉般的高温，还是机油及高温下尚存的机油味吸引了蛇？我不明白，反正我常常碰见一些蛇在晒得滚烫的石渣上爬。有时候，蛇就钻进经营区里。

自从妈妈不准我玩蛇以后，每当我发现一条蛇，就往妈妈房间里跑。

“有一条蛇！”我喊道。

“又有一条蛇？”我妈妈大声问。

于是，她去看是什么蛇，是不是同往常一样的蛇——其实，蛇有很大区别！——如果是，她立即用棍子把它打死，象我们家乡所有的妇女一样，她拼命打，一直把蛇打成肉浆；而男人们，干脆脆地一棍子就结果了它的性命。

然而，有一天我发现一条身子特别亮的小黑

^① 火车转运船运到的货物，码头上无货，火车就不开，所以江河运输决定着火车的班次。

蛇，不慌不忙地朝作坊爬。我跑去向妈妈报告，谁知妈妈一见是黑蛇，便严肃地对我说道：

“孩子，可别伤害这条蛇，这蛇与其它蛇不一样，它不会咬人的，只是，别挡它的路。”

在我们经营区，我和我的小伙伴们还是幼稚的孩子，我猜想，除我们以外，人人都知道不应伤害这条蛇。

“这条蛇，”我妈妈补充说，“是你爸爸的守护神。”

我非常惊讶地打量着小蛇。它继续朝作坊爬行，显得十分自信，前进的动作十分优雅，可以说，它似乎明白自己是获得免死权的；它那黝黑的身子在强烈的光线下闪闪发亮。当它爬到作坊时，我发现在隔板墙上贴近地面的地方有一个洞，它从洞口消失了。

“你瞧，蛇去探望你爸爸了。”妈妈又说。

我惊奇得说不出话来。一条蛇能为爸爸做什么事呢？为什么偏要选这种蛇呢？人们不打死它，因为它是爸爸的守护神！至少这是妈妈所解释的理由。但确切地说，什么是守护神呢？我到处遇到这类神，它们保佑这样，指挥那样、它们是什么呢？我解释不清楚。有善良的神，也有凶恶的神，并且，我觉得凶恶的神比善良的神更多。但是，有什么可以向我证明这蛇是不伤人的呢？

这是一条与其它蛇一样的蛇。当然，这是一条黑蛇，一条光泽奇异的蛇，但毕竟还是一条蛇呀！我完全困惑不解。然而，我什么也没向妈妈打听，我想应该直接问爸爸。是的，似乎这奥秘是一件只有在男人中探讨、而与妇女无关的事。我期待着夜幕降临。

一吃过晚饭，闲谈结束后，爸爸就告辞了他的朋友们，回到他茅屋的遮阳走廊上。我走到他身边，不露声色地把自从看见黑蛇爬向作坊以来，我百思不解的问题提了出来。我不禁问道：

“爸爸，去探望你的那条小蛇是什么蛇呢？”

“你说的是哪条蛇？”

“就是妈妈不准我打死的那条黑蛇呀。”

“喔！”

他看了我很久，看来不准备回答我。可能他考虑到我年幼，考虑到把这个秘密告诉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还太早。但他终于决定让我知道。

“这蛇，”他说，“是我们家族的守护神，你明白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我说，虽然并不大明白。

“这蛇，”他继续说，“始终存在，它始终出现在我们中的一个人面前。在我们这一代，它出现在我面前。”

“是的。”我说，

我的话说得很有力，因为我觉得蛇当然只有在我爸爸面前出现。难道不是因为爸爸当了经营区的负责人吗？难道不是因为他领导当地的铁匠们吗？难道不是因为他最灵巧吗？最后，难道不就是因为他是我的爸爸吗？

“它怎么出现的呢？”我问。

“首先是在梦里出现。它托梦告诉我它真正出现在我面前的日子，并确定了时间和地点。可我呢，我第一次真正看见它时害怕了，把它看作一条与其它蛇一样的蛇，但我抑制住自己，没打它。当它见我不欢迎它时，便转过头从它来的路走了。我呢，看着它去了，却继续在想是否该打死它，但似乎有一种比我的毅力更大的力量阻止我去打，我眼巴巴地看着它消失了。当时，只需跨几步，就能轻易抓住它，可是我感到浑身瘫软，便一动也没动。这是我同小黑色蛇的第一次相遇。”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接着又说：“第二天晚上，我又在梦里见到了它。它对我说：‘我按照通知你的时间到了约定地点，可你，一点也不欢迎我，甚至从你的眼睛里看出你想打死我。为什么要把我撵走呢？我是你们家族的守护神，是以神的身分出现在你面前的，你是最有资格见我的。别吓我了，别撵我走了，因为我会使你成功！’从那以